

月沉吟（下册）

卿妃著



朝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沉吟 / 卿妃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054-3105-8

I. ①月… II. ①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2535号

月沉吟

作 者 卿 妃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责任编辑 张世昌

特约编辑 丁媛媛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八牛设计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996050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blossompress.com.cn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600千字

印 张 42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3105-8

定 价 49.80 元 (全二册)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一炉香尽 又更添香	003
第二章 秋到干城角声哀	013
第三章 画眉啼血坠寒枝	027
第四章 一双锦鲤分东西	037
第五章 风波十万 过眼云清	047
第六章 十年踪迹十年心	054
第七章 秣艳一枝细看取	069
第八章 鬼灯如漆惊暗鸦	080
第九章 月箫声动 弄墨九重	102
第十章 长碧入云月如钩	114
第十一章 抚松堂定天下计	127

（上册）



第十二章 夜景阑珊云翼然	138
第十三章 风雨连江 秋饮花露	152
第十四章 香饵一粒穀纹起	165
第十五章 气吞残虏战穹苍	175
第十六章 今夜西风入闽关	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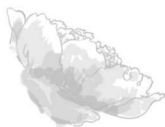


第十七章 万灶貔貅 气吞区宇	203
第十八章 何惧风刃剪寒霜	214
第十九章 等闲笑看横云度	224
第二十章 谁与争功千载后	234
第二十一章 轻暖轻寒 至亲至疏	246
第二十二章 一枝梧叶乱秋声	256
第二十三章 闲云卷舒清风醉	268
第二十四章 一钩淡月夜难眠	280
第二十五章 青岚已逝 建州风起	288
第二十六章 莫道清风无市价	299
第二十七章 时辈推迁微雪至	316



(下册)

第二十八章	红炉焙酒宜早寒	331
第二十九章	两重心字 一剪相思	347
第三十章	无心水逐多情柳	357
第三十一章	一世情缘付流沙	377
第三十二章	但笑风流谁人省	389
第三十三章	浅吟未了 惊心又歌	403
第三十四章	恰似冬风染春碧	421
第三十五章	莫与狂风妒佳月	432
第三十六章	舟行浅滩惊浪回	440
第三十七章	上元如画 入画云裳	454
第三十八章	万里诛杀万里云	464
第三十九章	踏破故国好风光	474
第四十章	东君吹雪上梅梢	500





第四十一章	春心初绽 一水连心	509
第四十二章	只缘此身于梦中	524
第四十三章	一轮明月正梢头	543
第四十四章	风吹云过见真章	556
第四十五章	墨香一萼 坠露飞萤	571
第四十六章	莫道仲夏不悲秋	582
第四十七章	行云无影月生风	594
第四十八章	不如不遇倾城色	603
第四十九章	典尽春衣画流年	616
第五十章	千里烟波随君去	621
番外一	乱花渐欲迷人眼 所谓的真实	631
番外二	百丈潮头定风波 谁家天下	639
番外三	遥山云起夜雨迟 家	645
番外四	蓬莱若探人间事 后来的后来	651



第二十八章

红炉焙酒宜早寒

“小姐，举臂。”

云卿半垂着睡眼，任由张嬷嬷摆弄。月亮还挂在天上，这厢就要上朝了，真是惨无人道的酷刑！

半梦半醒之间被人轻轻一推，云卿闭着目，眼皮都懒得掀开，“唔……睁不开眼，嬷嬷扶着我走吧。”

凌翼然向张嬷嬷递了个眼色，伸手环住了偷懒的某人。再见她耷拉着脑袋，即使迎着风也不肯睁眼，微微缩在人后的模样，凌翼然不禁勾唇一笑。

“抬脚。”他轻声提醒道。

云卿抬起右脚，刚要跨过门槛，脑中警钟忽地敲响，猛然睁眼。

“你！”她偏首看向右侧，凌翼然笑得格外扎眼，她心头不禁蹿起一把火，“你什么时候来的？！”

“早就来了。”他答得爽快。

甩开他的搀扶，云卿回身怒视偷笑不已的张嬷嬷，暗责自己大意。这府里她就是个光杆司令，房里伺候的是允之的乳娘，贴身行走的是无焰门里的言律，是不该有一丝放松的。

她长叹一声，透过雾气向东边院墙看去。门虚掩着，那边就是宁侯府，非但只有一墙之隔，而且还正大光明地开了个门。

总有一天要把这个碍眼的门堵上！

暖车里横置矮桌，云卿端着小巧玲珑的白瓷碗，看着一桌美食，不禁揣测，这人是不是有意用舒适生活来腐蚀她的意志啊？

见她瞪着饭桌的傻样，凌翼然心情颇好，形状优美的桃花眼闪着讥诮，对六幺道：“再添一碗。”

可恶，他胃口倒好。云卿夹起一块腊鱼，就着白饭一阵猛扒。

“大人。”一边的言律又开始唠叨，“请大人好好练习，不要再偷懒了！”

偷懒？她怎么偷懒了？云卿咬着筷子，斜他一眼。

“对对，怒目而视就很爷们儿，千万不要桃花笑了！”

云卿有意逗他，偏嘴角一扬。

言律双手哆嗦，猛地将包子撕开，“桃花精，你能不能笑得假一点儿？”

假？云卿端着饭碗，试着弯起眼眉。

六幺手中的瓷碗落地，一地白饭。

言律贴合甚紧的假面不住抖动，“殿下！我不管了！不管了！教了四天还是原样，哪有这么笨的！”

凌翼然面无表情地接过六幺重新添来的米饭，凉凉地瞅了她一眼，“打从眠州回来后，卿卿笑得就不同了，嗯？”

云卿咀嚼渐止，想到这几日的甜梦。已是腊月，算算修远也快来了。想到这，她不禁胃口大开，活动筷子向最后一块腊鱼进攻。哪知还未触及，就只见白影闪过，盘内却已空空。

云卿眯着眼，对上那抢食的冤家。凌翼然挑畔地扬了扬眉梢，如墨黑瞳显出几分凝重。

“哼。”他俊美的脸上浮着一层寒冰，“很好啊，是不？”

自从与夜景阑互表心意后，云卿整个人好似伸展开，心底的郁气也渐渐消散。她甜甜一笑，“嗯，很好！”

言律瞪着一脸桃花笑的她，怒吼一声，道：“朽木不可雕也！”

云卿无奈地耸耸肩，举起筷子向下一个目标逼近。咦，又不见了？

下一个，下一个，又被某人抢先夹去。

她怒目相向，他满脸阴郁。

云卿冷笑一声，举箸佯攻，下筷的瞬间再快速转向另一盘佳肴。凌翼然唇边扬起讽刺的笑，将整盘端起，全部扫进了自己的瓷碗。

“你吃得掉吗？”云卿瞪他。

“当然……吃不掉！”

“你！”她将瓷碗重重放下，气饱了。

“吃完。”凌翼然调笑之色全无，他眼中精光四射，扬起别有深意的语调，“因为今日会很长。”

咚！咚！咚！咚！

重鼓擂响，五更已到。奉天门缓缓打开，百官相继入朝。

“丰大人！”何猛迈着大步闪过众人，叫道，“大人，早啊！”

“娄敬，早。”云卿低应一声，与之并肩迈过二朝门。

凌翼然一人行在前方，不似三殿下的前呼后拥，不似七殿下的重臣环绕，那道红色的身影游离于众人之外，径直走着，甚至都不与文书院的寒族官吏相交。只是那红色的身影并无丝毫孤独之感，反而显出满满自信。

寒风中传来阵阵嗤笑。

“啧，还没死啊！”



“到底是寒族，就是耐得住寒啊！”

空荡荡的青穹殿外，一人挺腰直跪，孤瘦似竹。

“谢编修……”何猛疾步上前，俯身欲扶地上那人，不想却被轻轻推开。

“别碰我。”地上那人虚弱开口，冷冷地瞟着何猛，毫不掩饰眼中的厌恶。

“子云，”何猛高壮的身体猛地一僵，“你何必……”

谢林，字子云，文书院八品编修，世代寒族。正是楠木一案中，将秋启明死告到底的谢家长子。此案不了了之后，谢林的父亲便吐血而亡。三日前早朝，这谢林忽然跪在殿外，要求还谢家一个公道。而青王则熟视无睹，任由他折腾。今日是第四天，应该已是他的极限。

“华族走狗，吾不屑与之相交！”谢林尖锐地道，何猛摇首后退。

云卿冷冷扫视，以命相搏只为讨个说法？迂腐！卧薪尝胆、先谋后动才为上策。

她扯住呆愣的何猛，“进去了。”

殿内还有些阴冷，众臣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时不时地看向殿外的谢林。

“娄敬。”云卿看了看身侧一脸伤痛的何猛，“你和谢编修认识？”

“是，下官与子云是同窗。”他目带悲切地看向殿外，“下官资质愚钝，在书院经常被老师责骂，而子云天资聪颖，每次都是第一。不过，他非但没有瞧不起我，反而抽空帮我补习。五年同窗，我和子云已亲如兄弟。可是……”何猛以袖掩面，声音越发沙哑，“我没脸见他，是我太懦弱……”

“娄敬……”云卿刚要出言安慰，忽听殿外一阵骚动，谢林身边齐齐跪了一地，皆是文书院的寒族编修。

“董相！”礼部尚书魏老头局促地靠向董建林，执笏指向殿外，“为首的那人叫路温，就是常麓书院郝挺棹的学生。”

“哼。”左相不屑地扫视，“一群虾兵蟹将还想翻江倒海？”

文书院倾巢而出？云卿看向凌翼然，他不可能毫不知情吧。

凌翼然依旧懒洋洋地站着，一如以往的闲散模样。没过多久，一个暗色身影向他靠去，原是任职于司天监的章放。

云卿微微皱眉，想这章放早年就跟在允之身边，可谓尽心尽力，为何被允之安插在一穷二白、毫无前途可言的天文局做一名五品小官？

正思量着，就见凌翼然勾唇一笑，相当惬意地颌首。

“孤直罪臣路温，请以左相、诠政院院首董建林十大罪为王上陈之！”轻寒的殿外飘荡着清亮之声。

轰的一声，殿内炸开了锅。诠政院一列，以礼部和工部尚书为首，各官纷纷跳脚，走到殿门边叫骂，“尔等竖子，竟敢出言诬蔑当朝一品大员！殿外叫嚣，此乃漠视王威！”

“其一，”路温对此置若罔闻，他打开奏章，清了清嗓子，这一开口竟将聒噪声都压了下去，“董相早年任工部尚书，穷土木以役百姓，堪称青国之蠹……”

自路温开骂之时，帛修院朝官们就窃窃私语，右相更是幸灾乐祸地看过。董建林不甘被嘲讽，硬是转身与之灼灼对望。

“其二，”路温义正词严地大吼，“暴行有作，沦灭天理，残杀常麓书院郝挺棹等六名君子……”

“宁侯！”随着殿外列举的罪状越发惊人，董建林终于耐不住了。

凌翼然懒懒道：“董相何事？”

“您也不管管？！”董建林一挥白笏，差点儿扇到云卿的脸上。

“管？”凌翼然打了个哈欠，“董相又不是不知道，本侯平时只是在文书院混日子。连董相都管不了，本侯又怎么有本事管呢？”

“是啊，是啊。”容相笑容可掬地走来，很是亲密地拍了拍董相的肩，“身正不怕影子斜，左相又何惧呢？”

“其九，”殿外又是一声怒吼，“逆臣僭越，乱烈侯之耳目，动国运之根本……”

一字一句尖刻入骨，骂人不吐脏字，却又切中要害。文辞之锋锐，让人拍案叫绝。云卿以袖掩面，偷偷向列侯看去。果不其然，三殿下刚毅的脸上布满阴霾，一副想要吃人的模样。反观那一位，殿外骂得越响，七殿下笑得就越温善。他不时偏首看向上座，看样子是期盼王上尽早到来。

若说前面八条是往骆驼身上堆放重物，那这第九条可谓是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把骆驼压倒，也终于把谏政院众人惹毛。

“浑蛋！”礼部尚书魏老头挽起袖管，向后一招，“多说无益，诛毙小人！”

一呼百应，气红眼的谏政院众人提着笏板就一拥而上，场面太壮观了。平日里衣冠楚楚的礼官们张牙舞爪地扑上，使出花拳绣腿一阵猛殴，狰狞的模样让云卿想到了一个词——衣冠禽兽。

她向后退了退，站在了无人注视的角落，见凌翼然四平八稳的模样，面上没有丝毫表情。

引发今日朝乱，他要的究竟是什么？

“御令到！”尖细嘹亮的嗓音在青穹殿里响起，那头还打得不亦乐乎。

“众位大人，成何体统！”内侍得显一挥拂尘，扬声喝止，“殿卫，还不上前阻止！”

喧嚣过后，只见参与殴斗的谏政院众臣胡须凌乱，而跪直在地的文书院年轻编修们则鼻青脸肿。

云卿瞠目结舌地看着貌似手无缚鸡之力的老老少少，暗暗惊叹人的潜力之无穷。她捂着嘴，硬是忍下狂笑的冲动，正了正脸色，站到斗战先锋魏老头的身后，拱手而立。

“王上连日操劳，微恙在身，今日罢朝！”语声在空旷的殿内回响，四下悄然。

青王登基二十三年以来从未罢朝，是一位百年难遇的勤勉君王，怎么今日突然罢朝呢？

“请众位大人行止得当，勿让我王病中起忧。”得显冷冷出声，“另请烈侯、荣侯、宁侯三位殿下移驾御书房，王上有事商议。”

青穹殿与御书房之间远隔千米，纵使文书院编修声嘶力竭，青王也听不到

